

·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 ·



拿破仑 NAPOLEON

〔英〕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 著

根据英国B.T.BATSFORD LTD和美国D.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7年

联合出版的“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译出

拿破仑

[英]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 著

赵汉生 彭光谦 译

彭光谦 校

解放军出版社

D1008/13
拿破仑

[英]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著

赵汉生 彭光谦 译

彭光谦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9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5065-0803-6/E·405

定价: 4.30元

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的情况，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丛书。这套丛书着重介绍这些军事人物所处的时代的战争特点，以及他们的军事实践、军事成就、军事思想、指挥风格和指挥艺术等。组织翻译时，我们注意选择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较好的版本。一个人物出一种书，陆续出版发行。

本书为拿破仑·波拿巴的传记。系根据英国著名军事将领和军事作家詹姆斯·罗歇-康沃尔所著《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拿破仑》一书译出。

一代枭雄拿破仑在三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指挥过五十多个有声有色的战役。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他的军事实践对后世包括若米尼、劳克塞维茨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军事家和战略思想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拿破仑的军事学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从对拿破仑战例的研究中，至今人们仍能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

译者的话

一代枭雄拿破仑，从1785年入陆军任少尉至1815年滑铁卢败北被放逐圣赫勒拿岛，在三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指挥过五十多个有声有色的战役。他远征埃及，横扫欧洲，创造了一系列在资产阶级军事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范例”。他的军事实践对后世包括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军事家和战略思想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拿破仑战例的研究中至今人们仍能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

在众多的研究拿破仑的著作中，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所著的《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拿破仑》一书颇具特色。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和军事作家，1887年生于卡拉奇，1985年12月25日去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通晓八国语言，著述甚丰，1967年出版本书时已年逾八旬。他以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家的特有眼光对拿破仑的军事生涯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以编年顺序着重叙述了拿破仑一生指挥的重大战役，具体剖析了他指导这些战争的方法，不乏军事家的深邃见解。这是一般传记作家所无法企及的，颇值得军事学术研究者以及一般读者阅读。

本书1—15章由海南大学赵汉生译，16—18章由军事科学院彭光谦译，全书由彭光谦统校。在译校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研究拿破仑的有关专著，获益良多。另外，孙国成同志在访美期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一九八八年六月

序 言

歌德认为拿破仑传奇象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样：“人人都觉得其中有奥妙，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很清楚。”许多崇拜者都为拿破仑唱过赞歌，而且有关其生涯的事实已为无数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所披露，以至可供进一步开掘的东西所剩无几。七巧板是任人摆布的，如果不迷不乱可以变幻无穷，但难就难在把它们拼在一起组成正确的图案。在比较好的拿破仑传记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更善于评论其政略而非战略。对于英国读者来说，拿破仑在军事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的说法是由利德尔·哈特成功地揭穿的。然而利德尔·哈特并非发现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因为，大约三十年前，此事就为科林所揭露过，不过利德尔·哈特就此据理力争也许更令人信服罢了。

事实是无论在战略思想还是战术思想上拿破仑都没有任何创新，他也很确实从未宣称自己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因为倘若他果真有所建树，他的部队就不致屡次遭受惨重的损失，乃至最后一仗全军覆没。但是他是驾驭战争的能手，而且是他这个行当里出类拔萃的匠师。尽管他还不能最经济地使用手边的工具和技术，但是他懂得如何最充分地发挥它们的效用。

本书旨在描叙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拿破仑。不过在其生涯中，由于战略和政略的交织如此密切以至在论述其中一方面时难免不涉及另一方面。就这点而言，他的一生与克伦威

尔*颇为相似，而拿破仑是仔细研究过克伦威尔的。当然，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军事家，拿破仑都是较克伦威尔更伟大的天才。不过本书主要是叙述拿破仑生涯的军事方面，而且也主要是为研究战争的人而写的。

我的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第一，诚如上文所述，拿破仑在战争艺术或军事科学方面并不是一个创新者；第二，援引韦维尔爵士的话说，“良将，不同于诗人，他们是造就的而不是天生的。”（《军人与军旅生活》）后面这个命题，我已尝试在本书第一章中予以论证。该章描述拿破仑早年所受的教养和训练，特别是他的自学情况。因为，早年那风云变幻的环境和坎坷不平的经历，无疑对他个性的形成和能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章则描叙拿破仑所继承的军事思想和组织，他就是在这个军事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战争的。其余各章则按编年顺序勾勒他所经历的各次战役，以便分析他指导这些战争的方法。

*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领袖，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在1642—1648年两次国内战争中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1649—1652年率军远征爱尔兰，镇压民族起义，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他向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及海上霸权，曾对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取得了胜利。——译者

目 录

序 言

一、早年所受的教养和训练 (1769—1792)	1
二、拿破仑所继承的军事遗产	14
三、战火的洗礼 (1793—1795)	26
四、闪电式打击 (1796)	39
五、征服伦巴第 (1796)	56
六、利沃里战役和征服威尼西亚 (1797)	70
七、远征埃及 (1798—1799)	82
八、第一执政与马伦哥战役 (1800)	100
九、从执政到称帝 (1800—1805)	127
十、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 (1805)	146
十一、耶拿战役 (1806)	172
十二、波兰和东普鲁士 (1806—1807)	200
十三、帝国的鼎盛时期 (1807—1808)	216
十四、第二次多瑙河谷战役 (1809)	235
十五、两线作战 (1810—1812)	266
十六、覆亡的开端 (1813)	283
十七、穷途末路 (1814)	311
十八、从厄尔巴岛到滑铁卢 (1814—1815)	328

附录

一、拿破仑所封元帅一览表	356
二、拿破仑大事年表	357

一、早年所受的教养和训练

(1769-1792)

有人说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的造就取决于早年所受的教养和生活环境，其实这并不是一条不变的定理。例如威灵顿公爵的少年时代就几乎没有预示他日后会取得成就。尽管威灵顿和拿破仑生于同年，但他在伊顿上学时并不出众；后来在布鲁塞尔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时，该校的管教也不严格；最后在法国昂儒一所准军事学校，更是毫无特色，十七岁离校时花钱买了一个步兵少尉军衔。因此，如果要唤起军事才能以便日后成为一代名将的话，这种杂乱无章的训练似难奏效。

至于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少年时代则迥然不同。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该岛十五个月前还是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个属地，根据条约刚刚割让给法国国王并由法军占领。科西嘉人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他们既不喜欢热那亚统治者，更不喜欢他们的新主人。在帕斯奎尔·保利的领导下，他们抵抗法国人的占领，其顽强程度与过去对付热那亚人时毫无二致。拿破仑的父亲卡洛·波拿巴和母亲莱蒂齐亚都参加过保利领导的抵抗运动。拿破仑出世时，他们全家实际上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拿破仑是次子，长子约瑟夫比他大一岁。

莱蒂齐亚是一位外表端庄而性格坚强的妇女。尽管在感情上她对子女是慈爱的，但在管教上却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方针，只要她认为必要，就毫不犹豫地实施体罚。事实证明，她

的这种严厉管教对他脾气随和的丈夫所采取的放任态度，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毫无疑问，母亲的影响对于少年拿破仑个性的形成起了显著的作用，在其后的岁月里，他身上一直保持着这种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对‘母后’的敬重，后者在他的事业行将结束的艰难岁月里也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一边。

如果说这位未来皇帝的骨髓中，从小就滋生着科西嘉人的许多特质，也未尝不可。他出身于一个岛国民族。这个民族吃苦耐劳，勇敢无畏并富有独立精神。从传统上看，这个民族的家族观念和凝聚力极强。而拿破仑终生都为一种对其亲属的责任感所困扰。这种对于家族的依恋构成了拿破仑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多愁善感；而且无疑与他科西嘉人的家世和教养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情感注定会成为他日后的一个累赘。因为后来，尽管他知道他的兄弟和妹妹们既虚弱又奸诈，他还是违心地把王冠和财富大量赐给他们。他的兄弟们（还有妹夫）并不可靠：晋封为王的，唱反调破坏他的政策；当指挥官的昏庸无能，连吃败仗。

就本性而言。科西嘉人好彼此猜忌并好耍弄政治阴谋。在拿破仑后来的政治行为中，这一污点自然也暴露无遗。这不仅见之于拿破仑与其敌人和盟友的谈判之中，就是在他统率部属的过程中也屡见不鲜。他对部下从不坦诚相待，倒是惯于使双方争斗，自己坐收渔利。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拿破仑继承了一种源出于科西嘉人族间仇杀传统的报复性气质。这种报复精神在1804年阴险地绑架并处死当甘公爵一案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769年，法国终于粉碎了科西嘉人的抵抗。起义领袖保利则逃往英国。不过由于卡洛·波拿巴与征服者握手言和，他和他的妻子反倒成了法国总督马比夫的座上宾。卡洛·波

拿巴声称其祖籍原为意大利托斯卡纳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法国当局便于1770年承认了他的贵族血统。这一承认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下意味着授予他的家族以特权。九岁的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就是籍此进入奥顿（位于法国的布尔戈尼）的一所教会学校的。拿破仑在奥顿只待了三个月，由于刻苦学习，尽管讲起话来还带有明显的科西嘉口音，但还是掌握了够用的法语知识。他们的父母原指望约瑟夫将来担任神职而拿破仑则成为军官。因而次年（1779年）又借助马比夫的影响使少年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王室奖学金，从而跨进了香槟的布里埃纳军校。

当时在法国各地共有十二所这类皇家军校，专供贵族子弟接受预备教育以获得军官委任状。每所学校大约有一百名学员，其中一半是自费生，另一半为公费生。后者必须通过考试，他们的膳费和学费从王室费用中开支。两类学员都必须持有贵族血统的证明，其血统可上溯两个世纪。录取名单由陆军大臣确定，学校行政则由教会管理。

少年拿破仑未满十岁便进入布里埃纳军校，在那里一直攻读到十五岁。他的基础教育就是在布里埃纳军校奠定的。他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学生；在数学，历史和地理方面尤为突出。他的第一个志愿是参加海军，但显然是由于母亲的劝阻，他才决定攻读炮兵职衔。由于沉默寡言加之秉性清高，他的人缘不好，有落漠之感也很自然。学讲地道的法语倒没费多长时间，只是略带科西嘉口音而引起同学们讥笑。他们也好挖苦他那颇为勉强的贵族身份。由于父亲穷困潦倒，又爱挥霍，不能给他提供零用钱，所以拿破仑常常囊空无物，这也是个不利条件。他的名字“拿破仑”，虽然是从波拿巴家族因袭下来的，但在法语里却有点怪异，因而也成了同学们

的一个笑柄。当他前去接受他的第一次圣餐时，这个怪名字也的确令他难堪，因为主持圣餐的那位主教说，圣徒名册里就没见过这么个名字。所有这些不利条件或许足以摧垮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但是对于少年拿破仑来说，它反倒增强了他克服困难，维护个性的决心。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往往藐视他的同学而不是自暴自弃。

布里埃纳军校的课程包括写作、法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历史、地理、数学、图画、音乐、舞蹈和剑术。教师中有些人是教士，但是技术性课程主要由世俗教师担任。校纪是相当严格的，五年学习期间除非有令人同情的理由，一概不准请假。十五岁时，拿破仑获准进皇家军事学院深造。该学院位于巴黎练兵场。在那里，他的军事教育进入了第二阶段；自此，学习就更专业化了。课程中增加了筑城学，此外每周还有几学时的操练、射击和骑术，但却根本不教军事史和战术。

在这个军事学院里有一百二十六名贵族出身的学员，象布里埃纳军校一样，分为自费生和象拿破仑这样由王室资助的公费生。他们是为各军兵种（包括海军）培养的。其中攻读炮兵职衔的有二十五名。拿破仑在这里再次遇到自费生们的冷眼蔑视。他也承认他与法国贵族里的那些傲慢之辈结下了不解之仇；而且任凭他们对他冷嘲热讽，他也要一如既往地为他可爱的科西嘉辩护，他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这块故土了。不过，他已不象布里埃纳军校时那样郁闷内向，离群索居；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正在渐渐改掉那种易于激怒的坏脾气。在皇家军事学校一般学员要花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取得军官资格，但拿破仑却异常勤勉，结果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就通过了考试，并于1785年9月，在他16岁时，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被任

命为皇家炮兵少尉，但是那三位年龄都比他大。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就是著名数学家皮埃尔-西蒙·纳普勒斯(1749—1827)。

与拿破仑同期毕业的炮兵学员中有两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一个叫马兹斯，一个叫菲力普斯，他们二人在七年之后废除君主制时，都弃官移居国外。马兹斯是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军校时最亲密的朋友，而当他俩在同一个炮兵团服役时仍是最要好的朋友。相反，菲力普斯却一直与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势不两立。他在大革命期间离开法国之后，便在英军中当了上校，并与西德利·史密斯准将一道，在1799年5月的阿克围城战中击败过拿破仑。

从军校毕业后，拿破仑被派往当时驻扎在瓦朗斯的拉费勒炮兵团。在头三个月里他不得不站岗放哨以及执行其它一些列兵勤务；一直到1786年元月10日他才正式就任。这个时期他真可谓“一贫如洗”，年俸仅1,120法朗，除了薪饷和津贴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收入。拿破仑第一次下团队任职的时间不长，因为在1786年9月，他以家有急事为由，请假回到了故乡科西嘉。

拿破仑的家境的确是每况愈下。其父卡洛已于1785年2月死于胃癌，几乎没有给家里留下分文。卡洛生前在科西嘉总督马比夫的鼓励下曾种植了大片桑树苗以期得到政府的津贴，因为法国当局很想在岛上发展养蚕业。然而这笔津贴始终未付，这就使得莱蒂齐亚·波拿巴陷入了绝境：为种植桑树她负债近9,000法朗，而且还要养活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幸亏她是个性格坚强，很有志气的女子。

长子约瑟夫，原打算让他进教会任神职，后来发现他对于这一行当丝毫不感兴趣，于是便改变主意，希望他能在炮兵部队里谋得一官半职，结果又未成功，最后约瑟夫进了比萨

大学学习法律。因此帮助母亲克服困难的重担落在了拿破仑的肩上，从那时起拿破仑也就担负起管理家庭事务的责任。在告假科西嘉期间，他决定上巴黎去索取政府原先答应付给的桑树种植津贴。由于请的长假已经到期，他就给上司寄去一张他目前不宜服役的医师证明，结果续假的要求得到批准。1787年9月12日他乘船去大陆并前往巴黎。在那里虽然反复交涉却一无所获。不过使他对政府部门办事拖拉的恶习有所了解，从而对官场作风深恶痛绝。拿破仑在团里服役的头四年中竟设法请到了近乎两年的长假，当时军纪之松弛由此可见一斑。

拉费勒炮兵团在拿破仑请假期间曾调防过好几个驻地，到1787年底时调到了索恩河谷的奥松。1788年6月，拿破仑终于回到了部队，此时他将近19岁。驻扎在奥松的这个炮兵团编为当地一所炮兵学校的训练部队，该校校长是当时法军中也许最杰出的炮兵军官杜特少将（1722—1794）。拿破仑因而有条件学习本兵种中一切最新战术和技术。他现在专心致志于专业，一扫过去在军校时特有的那种郁闷和沉默态度。尽管他是团里最年轻的尉官，然而1788年8月杜特将军仍提名他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调查研究由长管炮发射爆破弹的方法（以前这种炮弹仅从臼炮发射）。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技术难题的实践。由于这位年轻的尉官执行任务时才智过人因而得到校长赏识，校长也由此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除了执行公务外，拿破仑还潜心自学，尤其贪读军事和政治史方面的书籍。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他每读一本书都要写摘要。这些文卷至今仍保存完好。它们涉及许多学科并且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抱负。例如，他曾对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的生平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甚至对于从

凯撒到威廉三世时期的英国史都作过特别研究，并对英国中世纪七国时代从公元457年到825年各个时期的撒克逊国王列了个一览表。据他自己说，他通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用霍兰·罗斯教授的话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学校的一个叛逆；但是当他的头脑一旦醒悟之后，就变成了一部强有力的机器，琢磨进入其思考范围之内的一切材料，占有他们，将他们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备日后利用。所有这些都是在军事训练间隙以及健康和经济状况对长期学习极为不利的情况之下完成的。”拿破仑对于政治科学也很感兴趣，并深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该书1786年出版后，轰动了思想界并有力地推动了法国革命。卢梭的著作之所以特别吸引拿破仑是因为它主张科西嘉自由与独立。在其后的十二个月中爆发了法国革命，国民议会也于1789年6月行使宪法权力。一个月以后，巴士底狱被攻破。法国革命成了拿破仑生涯的转折点。过去十年他与贵族子弟们一起接受教育长大成人，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经常受到他们的讥讽和歧视。尽管十年来他吃的穿的和教育经费都是路易十六陛下掏的腰包，但他却无意效忠这个君主政体及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此外，他认为他依然是一个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他盼望新秩序有朝一日能导致他的故国独立。

在巴黎出现的革命暴力不久即向各省蔓延。7月19日，即攻克巴士底狱后的第五天，一群暴乱者敲响了奥松教堂的大钟。随即洗劫市场，捣毁税务所。拉费勒炮兵团作好了战斗准备，一度恢复了秩序，但是军官们发现他们再也不能依靠士兵了。其实，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军官在场维持军纪，因为有一半军官请假未归。8月16日（即拿破仑二十岁生日的第二天）该团本身也发生了兵变，他们强行夺取团里的公款

纵情吃喝。

一个月以后，拿破仑决定回科西嘉直接参与故乡的解放斗争，他请到了六个月的长假。九月底，他一回到该岛便立即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象法国各地当时所做的那样，他也参与组织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并起草了一份上呈巴黎国民议会的请愿书。11月30日，国民议会在米拉波的影响下宣布科西嘉已成为法国的一部分，科西嘉人也享有与法国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这种正式宣布并不能完全满足科西嘉人的民族意愿，结果反对势力一哄而起。1790年4月，由于假期已满，拿破仑又以身体欠安为由要求续假到10月15日。他与其兄参加了一个请求召回老民族领袖保利的群众运动。保利是二十年前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长期以来一直在英国过流亡生活。现在他被国民议会召回巴黎并被派到科西嘉当总督。

这时，革命的酵母也开始在难以驾驭的科西嘉人中引起了新的骚动。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这自由的新时代，阿雅克肖和巴斯蒂亚要塞还要由法国占领军据守。1790年6月，法国部队与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结果数名法国军官丧命。在这场冲突中，拿破仑是站在科西嘉爱国者一边反对其法国同僚的。由于身陷当地政治活动以致再次逾假，结果一直到1791年2月10日他才返回奥松团部。这次他带走了12岁的弟弟路易并承担了对他的教育以便减轻母亲的负担。

1791年夏，法国炮兵实行了以民主化为宗旨的整编。6月14日，拿破仑由拉费勒团调到罗讷河畔的瓦朗斯第四炮兵团，并于1791年4月1日晋升为中尉。拿破仑调到瓦朗斯一周后，路易十六企图逃离巴黎，但于次日在瓦伦被截获。于是国民议会命令所有军官宣誓向它效忠。两年前，军官们曾宣誓为国家和国王效忠，现在国王的名字被删去了。这就使

许多军官在内心深处对于效忠问题感到左右为难，大批军官宁可移居国外也不肯向新政权宣誓。然而，拿破仑却毫不踌躇。诚如他当时在笔记中所写的：

“我读过所有保皇党人的演说词，仅发现他们疯狂地致力于维护一个腐败的事业……如果我对此事曾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末拜读了他们的讲演就会使这些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事实上，拿破仑此时已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雅各宾分子。

1791年初，里昂学院曾以1,200法朗的奖金（这比拿破仑当时的年俸还高）发起征文，题目是《为了确保人类幸福，应教授何种真理和情操？》在从科西嘉返回奥松的途中，拿破仑就决定应征。他根据自己对于卢梭著作的研究写了一篇充满格言警句的长篇论文。尽管他的文章没有受到评审人员青睐，但它却揭示了拿破仑早期的世界观。当然他此时的想法与他十年后往独裁者的宝座上攀登时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且看以下摘录：

在国王握有君权的地方，人们是无法生存的。
唯有压迫者才是真正的奴才，他们比被压迫的奴隶更加卑鄙可耻。

被国王及其大臣，被高贵者及其偏见，被教士及其欺诈所愚弄过的法国人终于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权力。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论文末尾，他写下了这样一句多少有点预言色彩的自白：